

西周金文辭文系圖集攷釋

序文

傳世兩周彝器，其有銘者已在三四千具以上，銘辭之長有幾及五百字者，就者每謂足抵尚書一篇，然其史料價值殆有過之而無不及。尚書自當以今文為限，今文中亦有周秦間人所偽託，其屬於周初者，如金縢鴻範諸篇皆不足信。周文而可信者僅十五六篇耳。而此十五六篇復已屢經傳寫，屢經隸定，簡篇每有奪亂，文辭復多竄改，作為史料，不無疑難。而彝銘除少數偽器觸目可辨者外，則雖一字一句均古人之真跡也。是其可貴，似未可同列而論。

雖然，有遺憾焉。彝器之傳世者雖多，而其年代與來歷亦多不明。間有傳其出土地者，大抵因農人掘地或它種土木

工事之偶爾發現，發掘者本不具學術智識，發掘後又未經調查紀錄，地層關係既已無由確知，而其表面遺跡亦復終遭湮滅，甚可惜也。至于著錄之書，自趙宋臣訖于今，頗多名世之作，或僅採銘文，或兼收圖象，或詳加攷釋，或不著一語，雖各小有出入，然其著錄之方率以器為類聚，同類之器以銘文之多寡有無為後先，驟視之雖若井井有條，實則于年代國別之既明者，猶復加目淆亂。六國之文竄列商周，一人之器分載數卷，視尚書篇次之有歷史系統之條貫者，迥不相侔矣。

夫彝銘之可貴在足證史，苟時代不明，國別不明，雖有亦無可徵。故歷來談史地之學，若年國古器為史地之學之于不顧甚或加目鄙夷，而談古器物古文字之學者，于史地之學亦復少所貢獻。王氏國

雖所謂於創通條例，開拓闡奧，概乎其未有聞者，殆謂是也。
王語見張虛書第廿釋序顧條例之當如何創通，闡奧之當如何開拓，卓
學如王氏，則亦秘而未宣。閒嘗觀其所曾為，多文字攷釋器
物鑿別之零什，雖饒精當，而与古法無多殊。其兩金文著錄
表，僅就已成之書而為之作通目，亦未足言當此。王氏殆有
志而未竟者耶？

頻年日來頗有志于中國古代社會之探討，乃潛心于殷
代卜辭与周京彝銘之譯讀。卜辭出土于一地，其出土地之
地層，近由發掘亦已畧得明其真相，據為史料，無多問題。然
至周彝則事乃迥別。彝器出土之地既多不明，而有周一代
載祀八百，其綿延幾与宋元明清四代相埒，統稱曰周，實至
含混。故器物愈富，著錄愈多，愈苦難于駕馭。竊饋于此者數

易寒暑，深感周代彝銘在能作為史料之前，其本身之歷史尚待有一番精密之整理也。

整理之方將奈何？竊謂即當目年代與國別為之條貫。此法古人已早創通，尚書風雅國語國策諸書是也。尚書諸誥命，居彝銘例之，尤疑來自鐘鼎盤盂之銘文。周代王室之器罕見其列王重器，或尚埋藏于地而未盡佚者亦未可期。故謂尚書為最古之全文著錄，似亦無所不可。

國別之徵至易，于銘文每多透露，可無多言。年代之攷訂則要，乎其難。自來學者亦頗苦心于此，其法每專依後代曆術目事推步，近時海內外承學之士尤多作大規模之運用者，業此實大有可議。蓋殷周古曆迄未確知，即周代列王之年代亦多有異說。例目恭王言太平御覽八十五引帝

王世紀云在位二十年。通鑑外紀云在位十年。又引皇甫謐說在位二十五年。後世皇極經世諸書。復推算為十二年。世多視為定說。然今存世有趙曹鼎第二器。其銘云。惟十又五年五月既生霸壬午。彝王在岡新宮。王射于射盧。彝王即恭王。謚法之興。當在春秋中葉。呂後。此之生稱彝王。猶獻康鼎之生稱成王。宗周鐘之生稱即王。通殿之生稱穆王。匡卣之生稱懿王。本器明言恭王有十又五年。彼二十五年說。與二十年說。雖未知孰是。然如十二年說。與十年說。則皆非也。視此可知。專據後代曆術。呂推步彝銘者。之不足信。蓋其法。乃探持另。一尺度。呂事。剪裁。雖亦斐然成章。奈無當于實際。學者如就彝銘。曆朔。相互間之關係。呂恢復殷周古曆。再據古曆。為標準。呂校量。其它。則尚矣。然此事。殊未易言。蓋資料尚

未充，而資料之整理尚當先決也。

余于年代之推定則異是。余專就彝銘器物本身以求之，不懷若何之成見，亦不據外在之尺度。蓋器物年代每有于銘文透露者，如上舉之獻侯鼎、宗周鐘、通殷趙曹鼎、匡卣等皆是。此外如大豐、殷云，王衣祀于王，不顯考文王，自為武王時器；小孟鼎云，用牲曹，補周王□王，成王，當為康王時器，均不待辯而自明。而由新舊史料之合證，足見確實考訂者，為數亦不鮮。據此等器物為中心，且推證它器，其人名事跡每有一貫之脈絡可尋。得此，更就文字之體例、文辭之格調，及器物之花紋形式，且參驗之，一時代之密大抵可且踪跡，即其近是者，于先後之相去要必不甚遠。至其有曆朔之紀載者，亦于年月日辰間之相互關係求其合與不合，然此僅作

為清極之副證而已。

本此諸法，余于西周文字得其年代可徵或近是者凡一百六十又二器，大抵乃王臣之物。其依據國別者，于國別之中，中費且年代得列國之文，凡一百六十又一器，小則大抵屬于東周。故宗周盛時列國之器罕見，東遷而後王室之器無徵，此可攷見兩周之政治情形與文化狀況之演進矣。

國別之器得國三十又二，曰吳，曰越，曰徐，曰楚，曰江，曰黃，
■曰邾，曰鄆，曰蔡，曰許，曰鄭，曰陳，曰宋，曰鄆，曰滕，曰薛，曰邾，曰邾，曰魯，曰杞，曰紀，曰祝，曰齊，曰戴，曰衛，曰燕，曰晉，曰蘇，曰隄，曰虞，曰秦。由長江流域溯流而上，于江河之間順流而下，更由黃河流域溯流而上，地之比隣者，其文化色彩大抵相同。更綜而言之，可得南北二系。江淮流域諸國南系也，黃

河流域北系也。南文尚華藻，字多秀麗；北文重事實，字多渾厚。此其大較也。徐楚乃南系之中心，而徐多古器，舊文獻中每視荆舒為蠻夷化外，足徵乃出于周人之敵愾。徐楚均商之同盟，自商之亡，卽與周為敵國。此于舊史有徵，而于宗周彝銘，凡周室與南夷用兵之事尤繁，于累代不絕。故徐楚實商文化之嫡系，南北二流實商周之派源。商人氣質傾向藝術，彝器之製作精絕千古，而好飲酒，好田獵，好崇祀鬼神，均其超現實性之證。周人氣質則偏重現實，與古人所謂殷尚質，周尚文者適得其反。民族之商周，蓋自地域之南北故二系之色彩渾如涇渭之異流。蓋自春秋而後，氏族畛域漸就混同，文化色彩亦漸趨畫一。證諸彝銘，則北自燕、晉，南迄徐、吳，東自齊、邾，西迄秦、郿，構思既見從同，用韻亦復一致，是足

徵周末之中州確已有書同文行同倫之實際。未幾至嬴秦而一統勢所必然也。

綜合兩周彝銘其年代國別之可徵或近是者凡得三百二十又三器。予存世之器雖未及十分之一。大抵乃金文辭中之菁華也。儻忽相鑿而渾沌果死。幸莫如之。

一九三一年九月九日初版彙成時所序。其後三年為增訂版重彙之。凡于國名次第及器銘數目有所更改外。餘均仍舊。

一九三四年九月九日 味若識。

解題

一、初版大系出版後已歷三年，改釋有未當意處，新出資料亦時有所獲，故今詳加增訂，更別成圖系，改版問世。

二、釋文悉依原銘隸古定之，以存古文之面貌。通假之字注於行間，有宜詳釋之事項則附系於文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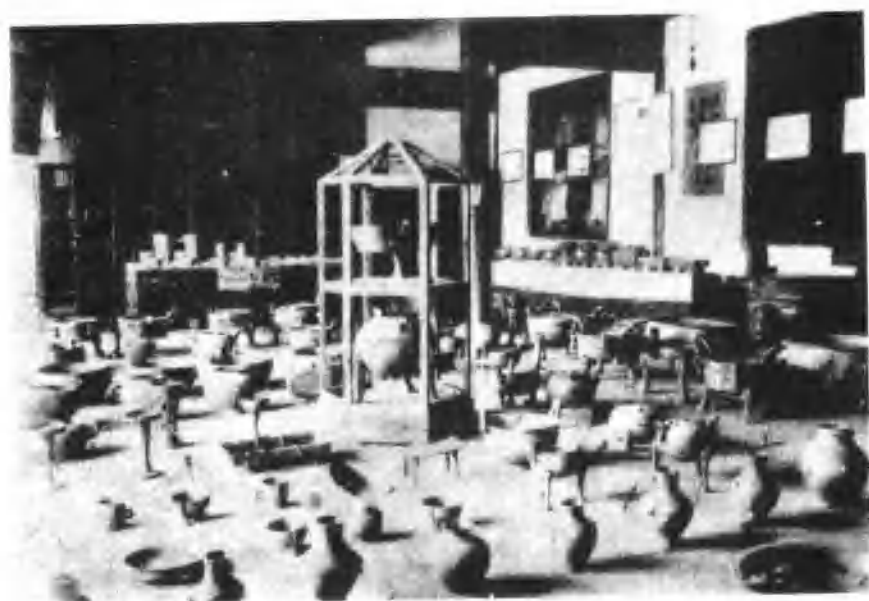
三、釋文與圖系及諸家著录，詳圖系卷首所揭目系表及諸家著录目，今不復贅。

一九三五年四月廿二日

著者識。

壽縣所出楚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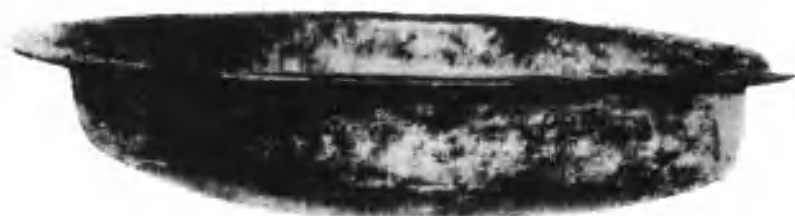
(插圖一)



此等徽國書館陳
列室中之一景陳
列雖雜然無章然
全器者大率在一
覽之中亦覺可取
中央匣中上格即
楚王禽肯鈿鼎其
下一器蓋即古所
謂鬯也右側靠壁
一六鼎當即重七
百餘斤者其次臺
上所陳為簋殷(蓋)
敦如扁瓶簞籬
方鑪箕杓之類均
堪注目。器無鐘鐃
殆發掘尚有未盡。

楚王禽肯盤

(插圖二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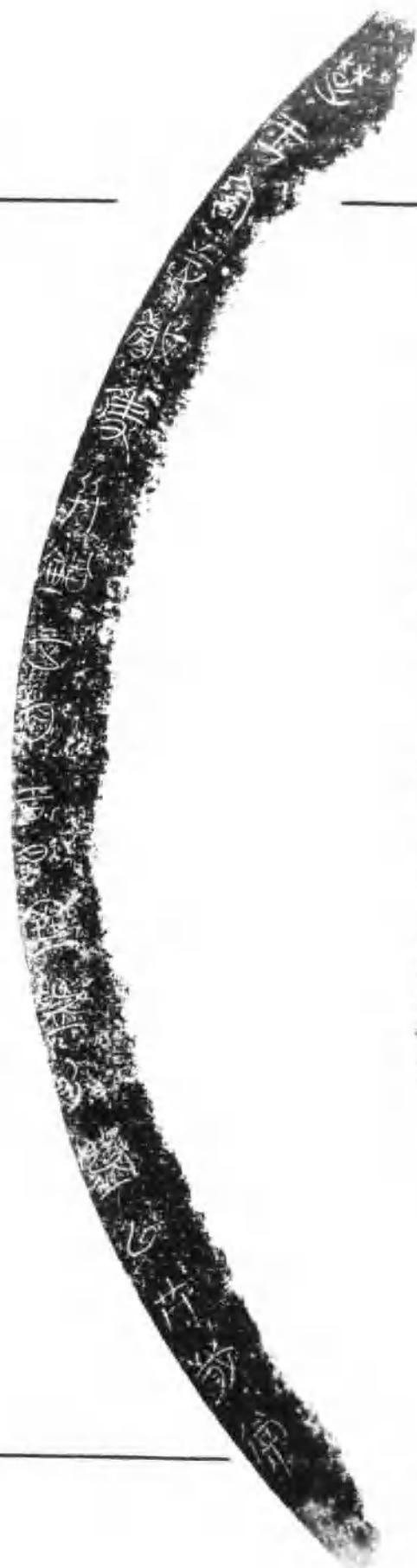
此亦壽縣所出楚國古器之一。

器高二寸七分深二寸五分口徑九寸八分邊寬九分重六斤三兩。器藏北平圖書館金石部云。

(採自楚器圖釋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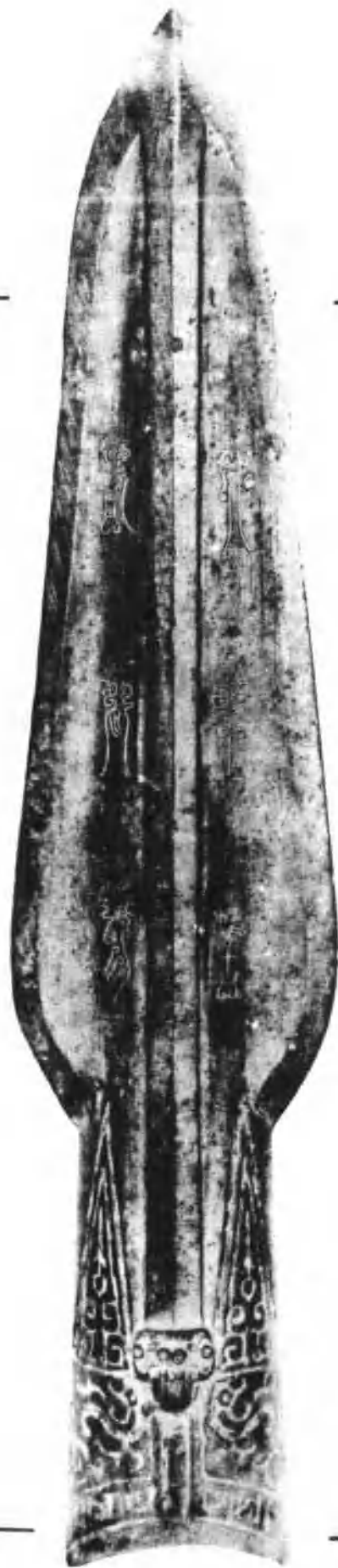
楚王禽育盤銘

楚王禽育盤銘



插图

越王矛
三插圖



日本細川侯家藏器
梅原本治氏攝

洛陽韓墓所出古器銘五種

(甲) 借 夙 叶 十 | 三 三 三 三 三 三

(乙) 借 夙 叶 三 三 三 三 三 三

(丙) 借 夙 叶 三 三 三 三 三 三

(丁) 借 夙 叶 三 三 三 三 三 三

(戊) 借 夙 叶 三 三 三 三 三 三

(採自洛陽故都古墓及國版百八十六)